

資治通鑑

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懿義皇帝諡懿宗 齊高祖諡高祖 齊宣帝諡宣帝 齊廢帝諡廢帝 齊末帝諡末帝 齊敬帝諡敬帝 齊司馬光奉 勅編集

陳紀五起玄默執徐盡開逢散并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中書監王勵為右僕射 己巳齊主祀南郊 庚午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晉陞為太尉 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貧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

有變公安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願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班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宮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表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

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閒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玉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濟齎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卧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玄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迴為太師柱

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室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漢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空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輟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亥之聘於齊庚寅周追尊昭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賈為太子大赦 五月癸卯王勸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斑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旨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班不知乘馬過其則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班在內必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班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

曰自公用事相王母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班因而閒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邊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胃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班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班班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班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班又見帝請聞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

無此理班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數億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班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班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罾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班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班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班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效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班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斛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乘甲馬有汗室開城門羨曰敕使豈

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義常以盛滿為懼表
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
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
世酉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班與侍中高元海
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
告班班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
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班與廣寧王孝珩交結
由是中止班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
臣帝弱頽不能諱以實告之班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
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
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班自是專主機衡
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
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
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
律氏為庶人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馮翊王潤為太尉
蘭陵王長恭為大司徒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
延宗為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辛未周
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上謂之曰若以合從圖齊空
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僻邑之利必須城鎮空
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初齊胡太后
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
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左廢陸令萱欲立

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
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
祖班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
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
右僕射 癸巳齊王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
悉免為民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驤等來聘 周經德
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
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
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
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
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
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
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
氏為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集長安以
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
司馬 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諸軍都督以上
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庚寅周主遊道會死以上善殿
壯麗焚之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齊胡后之立
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
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

語太家云太后行多非灋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遂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宣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宣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爲大司空乙卯周主享太廟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叱鉢可汗叱鉢以攝圖爲尔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叱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兄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帝深納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竊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爲顧問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訢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敵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庚辰齊遣崔象來聘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旣以陸令萱爲母穆提婆爲外家號令宣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丁巳齊主如晉陽壬戌周遣司會庾莫陳凱等聘於齊庚辰齊主還鄴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

齊明敝出秦郡都督黃潛範出歷陽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大廟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峴破之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爲太尉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御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鎮江淮恐比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潛範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閒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禍不可爲彥深歎曰第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

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昇當雪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雪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鎗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陵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陵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之降黃潛範緩之則又拒守潛範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潛範悉俘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

爲大司寇江陵總管陸騰爲大司空瓊崇之弟也

已如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藻襲從鎮歷

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

任忠軍千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勸城戊子又克譙

郡城秦州城降癸巳八月步胡野二城降帝以秦郡吳明

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其盛鄉人

榮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瑛執政

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羨瑛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

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閣暨又羣小輩爲政治之

方陸令瑋穆提婆議頗同異瑛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

今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

望因此并坐及令瑋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石黨爲

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

州刺史君瑩欲以爲御史中丞令瑋聞而懷怒百方排

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瑩還鎮梁州

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瑛日以益疎諸官

者更其譖之帝以問陸令瑋令瑋嘿不對三問乃下

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

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寔難知老婢

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瑛得其詐出赦受賜

等十餘事帝以骨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瑛侍中僕射出

爲比徐州刺史瑛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瑛

坐不肯行長鸞爲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

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

弟也初祖瑛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

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

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

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

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瑛

逐而代之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邛山之捷

威名太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

段詔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

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邛山之

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

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

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聲威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

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

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

之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瀘口城乙巳任忠克

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弃城走壬子周皇孫

衍生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

爲司徒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

湛佗克新蔡城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

周癸亥黃藻襲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治明堂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嶺遇西陽太守汝南周旻旻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奔城走周旻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楊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壬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宦官實當置責且春秋尚以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月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前遲遲運爲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伎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柏公是也管仲

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得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功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高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言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及空加誅戮乎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

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
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
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
前也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
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
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
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
丞李駒餘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駟馬輜重琳體貌
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敕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
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
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
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
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奠蓋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
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
槩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
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
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
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
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
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

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
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
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千萬陳旌鼓戈甲
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
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潭
麋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
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
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克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
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
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之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
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
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
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
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
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
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
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澄已謝馬芝補魏室忠臣
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摠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
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違長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
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陵爲之啓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

皆還其親屬。賜瑒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賜聞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乙未。譙城降。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安都王。叔獻爲

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詔徵安州刺史周晃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晃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晃爲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是歲。突厥求昏于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人憲等七人進爵爲王。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籍田。壬午。上享太廟。甲申。廣

陵金城降。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未。齊主還鄴。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辛亥。上耕籍

田。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掌兵。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

反。韓長鸞爲女適思好子泰。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衆。伏誅。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爲通。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爲錄尚書事。乙

卯。周主如雲陽宮。丙辰。周大赦。庚申。周叱奴太后

有疾。三月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盧朝

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穆。釐庶政。衛

王直。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

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

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

人。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帛於周。且會葬。

初。齊世祖爲胡后造珠襪。襪費不可勝計。爲火所焚。

至是。齊主復爲穆后營之。使商胡齊錦綵三萬與平使

偕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

婢馮小憐大幸。拜爲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

誓同生死。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

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

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虛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

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庚午。齊大赦。齊

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丙子。周

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

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戊午
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
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
長安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
府署無如意者未取廢賊祀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
弟子孫多此無乃編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
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捷之直積怨憤因帝在
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
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
所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
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
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
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發
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資甚

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 癸丑齊主如晉陽 甲辰齊
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冬
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愷柔
之子也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
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
支尚書孔奭為吏部尚書瑒冲之子也時新復淮泗攻
戰降附功賞紛紜奭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
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奭

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
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奭曰臣之所見
亦如聖旨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嘗出行
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
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
行在至而省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器置
徂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三升
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噉不
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
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州刺史
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蠱不可赦帝不忍明
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搯而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陳紀六 起隋恭帝元年 光奉 勅編集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齊主還鄴 辛巳上

祀北郊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

高柵等六城 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

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

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祖著泰之餘以為帝

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

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

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

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脩德好自彈琵琶為無

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

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

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龍

任陸令賞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

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

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

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關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餼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之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雖敵有豐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浚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空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

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閻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推估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遺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黷亂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自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釐 丙寅周主還長安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 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左僕射 甲戌齊主如晉陽 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委相苻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主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持堅素厚齊主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主憲及內史王諒謀伐齊又遣約言盧韞乘駟詣安州撫管子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策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主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迴將丹師二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嗟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癸卯周遣使

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殺犯者皆斬丁未周主
攻河陰大城拔之齊主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
城縱火船焚浮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
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
刺史獨孤求業中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求業通夜辦
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
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乞伏貴
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
許齊主憲于冀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奔而
不守唯以王樂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
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爲司徒
斛阿列羅爲司空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
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主叔文爲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瑒爲尚書左
僕射太子詹事吳郡陸繹爲右僕射 庚午周主還長
安

子仰成而已 齊括雍戶女未嫁者悉集有隱匿者家
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三
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 己未上
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
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
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
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
綺之實輔弼儲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
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
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
宜爲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
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總數之
曾孫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繹爲左僕射帝欲以孔
奐代繹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爲
右僕射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
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
康驕矜無度繹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
殺融丙辰賜康死 丁巳周主如雲陽 庚申齊安陽
王趙彥深卒彥深歷重東朝常參機近以溫謹著稱既
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

人而已其餘皆孽孽也孝卿羌舉之子比於餘人差不
貪穢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周太子伐吐谷渾
至伏侯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
在軍中多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
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
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
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
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
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
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
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
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
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
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
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
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
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
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
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
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空後軌因內
宴上壽持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
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

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
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
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
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
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
不廢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齊主如
晉陽營邯鄲宮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
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
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忍貽後悔前
出河外直為拊背米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
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
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
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
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
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賈泰廣化公亮崇為左
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也丙辰齊主獵
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
直勤敵儲特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孽孽惡而代
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

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謐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額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策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王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也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源伐栢爲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鷄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

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栢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申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王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詔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二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王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也凍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王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黷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